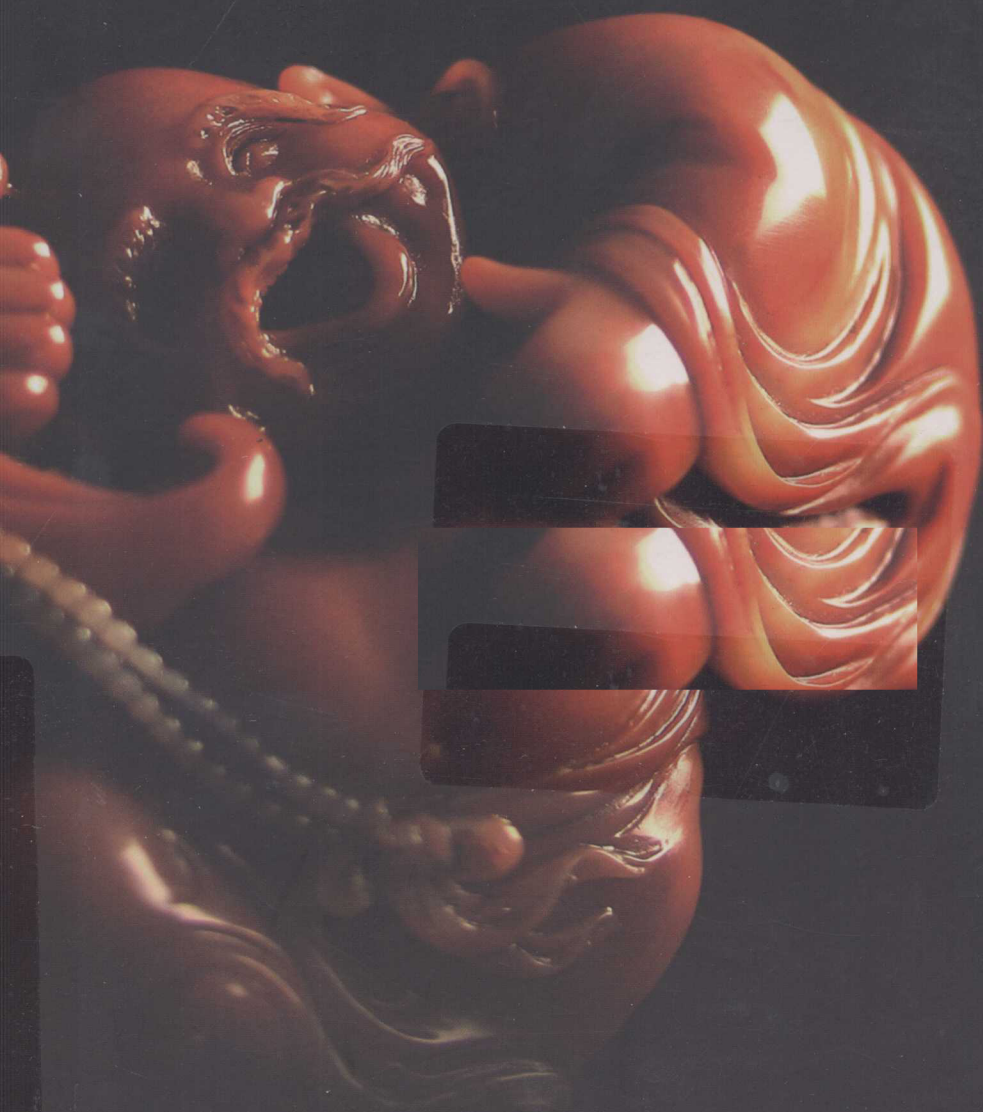


林劭川雕刻艺术

林劭川◎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书局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林劭川雕刻艺术

林劭川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海峡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林劭川雕刻艺术 / 林劭川著. — 福州 : 海峡书局,
2011.5

ISBN 978-7-80691-672-8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寿山石雕—艺术评论—
中国 IV. ①J3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009 号

责任编辑: 王鲁闽

林劭川雕刻艺术

著 者: 林劭川

出版发行: 海峡书局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12 层

网 址: www.hcsy.net.cn

邮 编: 350001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196 毫米 1/16

印 张: 6.5

图 文: 96 码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1-672-8

定 价: 138.00 元

欢乐的诗意生活

——林劭川玉石

雕刻艺术琐谈

在中国古代，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认识到了一些美丽的石头，将这些质地细腻，光泽柔和，晶莹温润的石头命名为玉石。玉石在很长一段历史中都是广义的概念。从一般的彩色石头到软玉、白玉，直到翡翠，中国古代社会中玉石的用途和功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认识了玉石后产生了玉石文化。中国的玉石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殊的地位和功能使得玉石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积淀了文化和社会内涵，因而博大精深。

玉器的制作几乎和玉石的发现一样历史久远，玉雕艺术几乎和陶器艺术产生的时间相近，甚至可能更早，根据目前的一些考古发现，玉器制作、玉雕艺术大约在八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玉器是作为人神之间的通灵物，而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玉器也经历了重冠、重佩、重饰等阶段，从神坛走向皇家，走向普通人群。玉器在一定意义上，以山川精化美石的实物形态，彰显和传达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

玉雕艺术和琢玉工艺凸现了玉石的实用美，升华了玉石之美，使玉石的自然美与艺术美很好地融合起来，玉石从原料转变为具有天然品质和人文内涵美的综合之美，即一种自然凝结人文审美认可的形质美和精神美。

我原来一直都说，玉石雕刻工艺的标准，应该是具有民族性、艺术性，不管是玉雕技艺、石雕技艺，南派、北派，还是海派，也不论是白玉、寿山石、翡翠，还是其他玉石，只要达到艺术性的视觉同时又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的，都应该是好的玉石雕刻艺术品。

我从林劭川的玉石雕刻作品中看到了他对玉石雕刻艺术的

深刻理解，他把生活的感受和体验，与他相遇、钟情的每一块玉石碰撞出灵感火花，提升到艺术的高度来反映生活，使我们在欣赏这些美妙的玉石雕刻作品时，感受到生命的领悟和艺术上美的愉悦。

林劭川，刻苦钻研玉石文化与玉石雕刻艺术，并且取得了成功，在同辈人中当属突出代表。他的大型寿山石雕《锦绣中华》，是当时最大的寿山石雕艺术品，代表了他对大型玉石雕刻作品的把握能力和各种玉石雕刻技艺的娴熟程度。而林劭川的诗意、佛教、财神、仕女等系列作品，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感悟，玉石雕刻艺术的呈现。看来林劭川热爱生活，有欢快的生命意识。他这些具有“人性”的主题作品中，乐呵呵、逍遥游、福禄寿喜财的祝福，都表明了对生命的褒赞，对人间倾注了温暖、欢乐之情，以及对人类和艺术之美充满自信。

林劭川的《禅宗达摩》作品是一个圆形寿山石雕。这个圆圈很有意思，在中国和欧洲的雕塑中，圆形是一个看来简单而奇妙的形状。我们古代曾说过天圆地方，根据太阳、月亮等自然界的圆，人们制作了很多圆形器物。20世纪西方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就喜欢圆形，他的雕塑作品中，经常出现圆圈，增加了空间感和视点变化的立体性，从而产生美。林劭川的这个圆形面壁达摩和亨利·摩尔的圆，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从中国文化上来看，这个圆形达摩还承载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些“圆”“空”“悟”的思想内核。

相比较而言，林劭川的其他人物雕像大都具有欢乐的表情，那些财神、弥勒，以及普通人物都是笑哈哈的欢喜和高兴的神态。正像西汉学者毛亨为《诗经》所作的《大序》里写道那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连面壁禅思的达摩塑像，在我看来也带有若有若无的笑意和幽默。

林劭川也用黄龙玉雕琢了一些精品。上好的黄龙玉籽料，绚丽多彩，质

地细腻温润，辉煌的黄色中带上一些艳丽的红色，增添了中国的玉石和玉石文化的色彩。江南系列作品中，林劭川用自己高超的玉石雕刻技艺将材质上佳的玉石刻画出一幅幅山水秀美，人物形象优雅，场景诗意浓郁，线条流畅，清丽秀润，情景交融的画面。这些作品不是简单模仿中国山水画，而是在展现玉石材质基础上添加诗意空间，创造出了一个独立的具有审美意味的玉石雕作品。

林劭川的玉石雕刻优势，在于他结合了传统与现代，把欢乐生活，美好未来这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各种玉石雕刻作品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中国玉石雕刻艺术，以传统题材为主，二百多年来无多大变化，福禄寿喜，大佛，观音……一直继承有余，创新不足。林劭川的作品既有继承，又有很大的创新。他把西方美学、西方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的结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玉石雕刻视觉美感。使人眼睛一亮。这就是中国玉石雕刻艺术的发展方向。

林劭川用许多不同的玉石，如寿山石、金田黄、翡翠、黄龙玉等，创作出很多不同风格的雕刻艺术品。可以说件件精雕细琢，设计合理新颖，构思深邃，层次分明，和谐美观，积极向上，富有文化内涵。我观赏了他的作品后激动万分，认为这是玉石雕刻设计的一大突破。

我原来对翡翠雕琢提出过几个问题：翡翠的雕琢语言是什么？翡翠雕琢艺术的美学内涵是什么？翡翠雕琢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怎样继承传统以及如何将传统与现代结合？不知道在林劭川的玉石雕刻作品中，相关的玉石雕人员能否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祝愿林劭川在今后的创作中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

摩休
2011年元旦。

林劭川，男，高级工艺美术师。1966年10月出生
于福建省连江县，1989年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现福
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雕塑专业毕业，分配于福
建省工艺美术实验厂从事寿山石雕创作。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高级会员、福建省工艺美术协会理事、福建省
工艺美术学会理事、福建省寿山石文化研究会理事。
作品融圆雕、浮雕、透雕、薄意等手法，山水、人物
极具灵性、呼应传承，有“立体的诗，动态的画”之
美誉。

开拓了巨型寿山石雕刻的先河。2002年创作了重
达8吨的巨型《锦绣中华》和6.8吨的《达摩》。2009
年《渔家乐》被中国农业博物馆收藏，作品《女娲》
获“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夜游赤
壁》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四大名石雕刻艺术
展”金奖，《烟花三月》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的金
奖。《出水芙蓉》荣获福建省“争艳杯”金奖。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代表寿山石雕刻艺术传
人，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展览。2009年参加“2009年
中国雕刻艺术班”学习，同年11月代表中国佛教文化
艺术出访新加坡展览，得到新加坡纳丹总统和吴作栋
总理的好评。

目 录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一、趣味神话

二、梦里水乡

三、僧佛禅踪

四、诗情画意

五、仕女风韵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

——寿山石青年雕刻家
林劭川



自明清以来，福州寿山石以其“万种风情”吸引了无数人的钟爱。寿山石有近200个品种，有以石质取胜的，其凝透如膏脂，有艳若天仙的美色；有以其纹理出彩的，其奇丽瑰异，有变幻莫测的灵妙；也多兼得双美的，尤其惹人喜爱。以至于上至帝王贵胄，下至文人庶士，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最爱，他们在把玩这似乎通灵的石头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应和与慰藉。在近几年来“国石”候选石的评选中，寿山石一直有着很出色的表现，屡居“石类”的第一位。寿山石除了色美质佳之外，更兼具“柔而易攻”的工艺性能，具有非常丰富的二度表现潜质，给人以无穷的想象与创造的可能性，它可以通过二度的艺术加工，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这大概也是它明清以来为文人艺术家所钟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几百年来，寿山石雕已经积淀、发展成一门蔚为大观的传统工艺。

由于福州偏居东南一隅，又有高山的阻隔，使它的文化一直相对远离于中原的文化中心，显得相对封闭。体现在福州寿山石雕上，则是它长期以师徒口传身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刻工多来自本土农民，直到现在，寿山石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鲜明的传统工艺特色。在技法上，还是以传统师徒相授的雕刻手法为主流；题材上，则仍保留着浓厚的民间色彩。常见的比如，刻工、造型、线条都相当简括的古兽、各种神仙佛像、吉祥图案、经典人物故事等等。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局面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批具有“学院”背景的雕刻家（即在专业的美术

院校中受过现代美术训练的新一代雕刻家），致力于把来自西方绘画与雕塑的一些艺术手法甚至题材运用到寿山石雕中。在各种层次展赛的推波助澜下，他们已经初具影响了。不可避免地，有些人对寿山石雕中的这一现象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会使寿山石雕失去传统特色。这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其实这不妨归入那耳熟能详的论调——“最传统的就是最现代的”、“最民族的也是最有世界性”的寿山石雕的翻板。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从来就是艺术中一个永恒的问题，一向都是仁智之见，莫衷一是。古今之争，再加上一个中西之争，这叠加了问题的难度与复杂性。以至于我们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不止一百年。当然，有论争才会有活力，有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艺术的边界已经趋于消融，呈现一种多元化的局面，无论支持哪一个方向其实都已经没有对错高下之分，区别仅仅在于：在你所坚持的这一元你做到了哪个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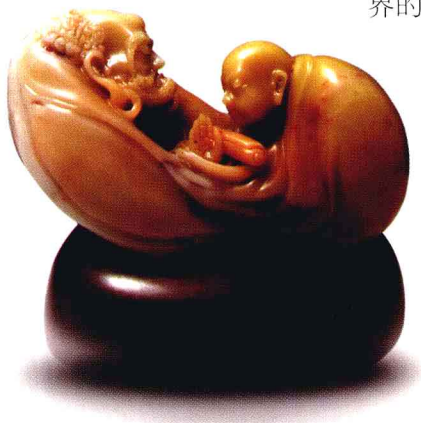
而在寿山石界，已经涌现出一批具有“学院”背景的杰出中青年艺术家，在全国性的展赛上，他们频频获奖。林劭川就是其中的一个新秀。在1999年，他的寿山石雕作品《熟能生巧》、《大财神》在上海举办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中双获铜奖。2005年10月他的作品《女娲》获得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

暨工艺美术博览会“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这是中国工艺

界的最高奖项。这是对一个倾心于石头几近痴迷的艺术者，多

年以来孜孜以求、用功用心的肯定与赞许。

林劭川其人沉静少言，却心静手巧，做事为人恳实性痴。他出生于一个乡村木匠家庭，自小就显示出美术的天分，喜欢画画雕雕。1985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省工艺美术学校雕塑系，得到了优秀寿山石雕家、工艺美术大师林飞的指引，受



到了“学院派”的熏陶。毕业后在福建工艺美术实验厂工作，成为已故高级工艺美术师林碧英的徒弟，得以更全面深入学习寿山石雕传统的技艺，掌握寿山石的性能与刀功技巧。从而打下了比较全面、扎实的基础，同时也让他这辈子离不开寿山石了。刚工作不久，他的寿山石雕《夜游赤壁》得了福州工艺美术协会的“如意杯”优秀奖，此奖项在本地有相当的影响，这对他无疑是一个鼓舞。他却谨遵师训，不骄不躁，继续埋头提高他的技艺与修养。

也许是因为他有不一般的追求，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经过十几年来积累，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技艺比较全面、精湛的青年雕刻家了。在他看来，面对寿山石的多姿多彩，一个好的雕刻家应该是学会去“倾听”石头的“声音”，每一块石头都会有截然不同的性格与气质，更有不同的“容颜”，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石头以身具来的“美”呼唤出来，寿山



石是有灵性的，得与之“神交”，好的雕刻家都极其重视下刀之前的“相石”，因为，一旦刀动则无可追悔。一块石头放在眼前有时候要“看”一个月半年甚至更久。直到石头的“生命形象”仿佛立现于眼前，呼之欲出时，就要果断下刀了。相石中，面对一方极爱的石头，他手里、眼里、心里仅存此一石，寻思品味把玩石头如有“痴气”，反复端详摩挲至深夜，甚至于有好几次，如怀揽丽色，抱石而寝。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善于因石塑型造境，在题材与技艺上表现出多方面的追求，使每一块石头都无愧于三绝之称——“石优、材美、雕巧”，使灵石在二度的艺术创造中获得第二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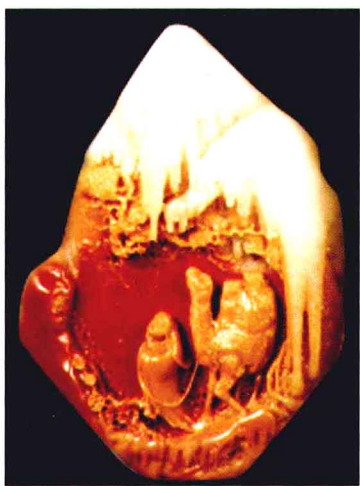
获得“百花杯”金奖的《女娲》说起来也是有一段机缘的。他在一个从事石雕的朋友处看到了这块身形细长窈窕的丽石，灰色的底子上有一段由淡到深的黄色冻石料，一入眼就打动了他的深心，凭着直觉，这块石头可以出彩。然而朋友也爱此石颇有自珍之意，不欲让出。可是劭川如偶遇绝色佳人一般神魂颠倒，老是记挂着这块石头。他跑了这个朋友家三四趟，磨破了嘴皮，最后对方才在他的执拗下，以相当不菲的价格忍痛割爱。他喜滋滋的捧回了石头，就开始相石了。现在的女娲形象是几尽心血、殚精竭虑、如痴如醉地苦思了两个多月才定下了方案，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看到的却只是一个非常洗练鲜明的女娲炼石的形象。哪些杂质需要剔除，哪些可以保留利用，飘动的衣纹、发丝的节奏与疏密，身姿与石头的关系，灰色火焰的处理……每一细节都从他心里仔细走过。女娲炼就的“补天彩石”是整个石体的精华，刀下用了最少的





动作来保留它的形质；凝嫩的浅淡黄石体出以美丽的女体，风姿神逸，袂裾翩逸；而灰色粗粝的石底好像就是天然配好的背景。该细的地方精雕细镂，精妙而不造作；该粗的地方放胆任其粗，简朴而不糙劣。全力相投，一方美石如被注入生命，呵气能活，明艳夺人心目。

林劭川性格直拗，常常会给自己找一些有难度之事。到今年止，他终于做成一件他自己也觉得有些得意的“第一”：雕就迄今为止最大、也是最壮观的完整无拼合的寿山石雕作品《锦绣中华》。它重约8吨，高2米，宽1.8米，厚1.6米，周长5.8米。三年多以前，有寿山采石农民在山顶上偶然发现一块巨大的牛蛋黄“独石”，他们开了一条简易的小路，才把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他们当时还不知如何分解这个大石头，因为牛蛋黄毕竟是石质比较平庸的石头，他们也没想到竟会有人要整件拿去做雕件。可是，林劭川见到这块巨石，真是“深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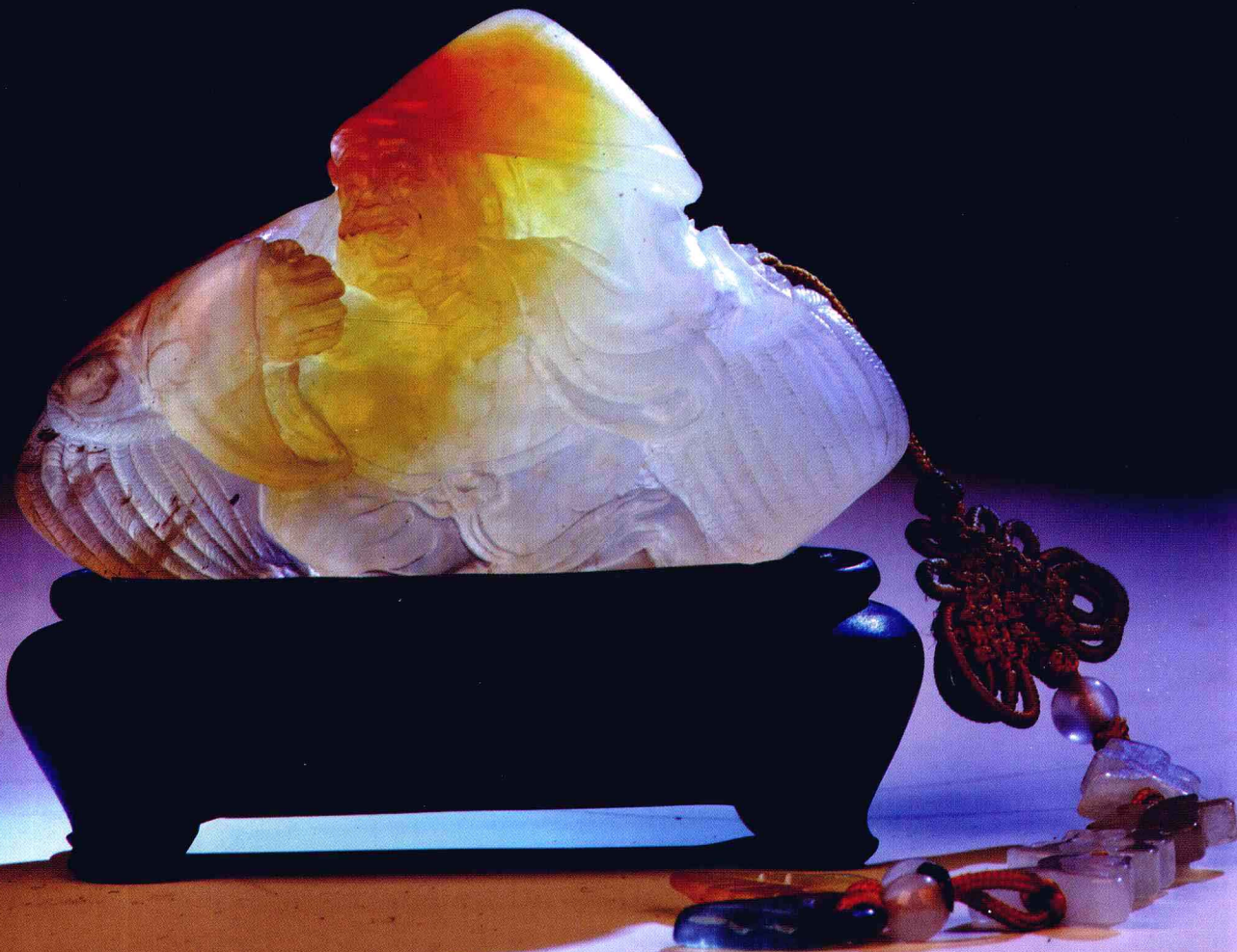


天山行

吾心”了。他很兴奋地觉得，终于可以有机会做一件自己认可的代表作了。这么大的作品当然得有足够大的题材，一番“相石”之后，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把整个中华大地有代表性的风景全部整合上去，雕成一个有机的作品。于是，半年多的准备工作开始一步步

开展了。亲身游历，几易其稿，最难的是不同景点之间的整合与连接，他摒弃了传统的雕刻技法，圆雕、浮雕、薄意、镂雕兼用之，以更“自然”的方法，把写实和写意结合在一起，以期做到浑然天成。这期间，他在灵感与困顿之间颠荡，辗转反复。有时候来了灵感，深更半夜也爬起来骑着摩托奔到工地连夜雕刻。他自己说，刻这块石头也仿佛有神授似的。所有的困难最后总能得到满意的方案。石头上部的形状极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把它刻成珠穆朗玛峰，下刻有布达拉宫，像是天作之合。正面往下，在中上部的视觉中心部位，有一比较开阔的地带，正好在前端雕上北京天安门，其背后的开阔地就是长城、内蒙古草原，左边是黄河、关中陕西一带风光，再过去、下去是四川、云南等地。五岳之首的泰山，放在正面前端靠近中心的地方，旁边依次安排黄山、庐山、武当等。全国36景大致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安排停当。林劭川指着正面右下角的台湾海峡说，在这里他特意雕刻上了几只白鸽，希望海峡两边能够早日统一，共享和平与幸福。这件作品的完成，他觉得自己经历了一次考验才华、智能甚至体能的锻造。

在寿山石雕界，由于目前仍然多停留于工艺性，而着意于诗情画意的“意境”创造方面还比较欠缺，文化的意识相对薄弱。林劭川也意识到这种局限，并试图作一些这方面的努力。如作品《枫桥夜泊》，黄底为水，白石以屋以桥以舟以人以月以云，因势就形，明净单纯，反黑以白来作夜色，天地霜满清寒，秋凉侵心，另有一番意趣。在造就诗的意境上，值得一提的是右边杂色的利用。整首诗的刻字以白上色，使原来左侧深酱紫杂点一大块不太协调的底色焕发了光彩，并与主色调形成和



谐的呼应。这样不仅做到“废物利用”，反而能够充分挖掘出这块废“地”的潜能，点铁成金，把主题推入一种迷蒙绵邈、如真如幻的境地，让你仿佛是看到梦境中的江南水乡一般。也许这跟身处福州的作者，只能遥想江南的心绪、稍解文人的情结是相当接近的吧，所以才能够这么神来一笔。对于石雕家而言，在工艺与诗意之间，如何找到最恰当表现语言与分寸感，始终是一个难题，我们仍然期待更多这方面的好作品。尤其能够打动“文心”的，是那种闲和淡远、虚灵幽邃的深度境界。“实”的工夫容易获得，“虚”的工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诗外工夫”的获得，有时候需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开掘。

我想，形质丰富的寿山石留给艺术家的二度创造空间是挖掘不尽的。这些石头足够给一颗善感的心灵以各种奇思妙想。以劭川的作品为例，他看到一石如被大风长拂而成，于是刻了一个老仙翁的头，意拟“列子御风而行”，成佳构《逍遥游》；有时一块形态平常的石头恰能打动心底最温柔之处，突来灵感，以富于动感的线条和形象使石头活跃起来，如《风中的惠安女》，摹状出那一低头的娇弱与怜惜。

在林劭川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纷繁多变的寿山石，雕刻完全可以不拘一格，作品最终达到的艺术效果才是最重要的。不同的石材、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想法以至不同的创作情境、甚至不同的修养都可能对创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更丰富的表现语言应该说绝对不是一件坏事，关键只在于创作者是不是有足够丰富的感受力以及驾驭复杂艺术语言的能力。古、今、中、西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有不同的表达能力，能够说出不同的东西，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局限，并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只是在个体的把握与选择的需要时才有选择的区别。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有一个好的创作意想，以及如何找到恰当表现出这一意想的最恰当手法，以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这才是艺术创作中最有价值、也最为永恒的课题。

我们在期待着林劭川以及如他一样年青的寿山石雕刻家们能够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徐东树 黄小我

一 趣味 神话

写意夸张手法，重在趣味上。中国画人物写意自成一派，不重工，而重意，在于写。传统雕刻也都承载着这种手法，而在寿山石人物雕刻中尤为明显。在神话人物雕刻上，注重于乐呵呵的夸张手法。不仅在人物形象做了精细的刻画，同时结合衣纹制造快乐的氛围，注重体现人物快乐的生活情趣，快乐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